

一个学者,或者说是写作的人,不好好在
家搞自己的本行,非要出来积极参加群体文
艺活动,这样的人挨炮轰本不值得同情。

——徐江

看宋祖德骂人的时候,看到的是娱乐;受
伤的是被他骂的人,胜利的是宋祖德。而看
窦唯骂人的时候,看到的是痛楚。受伤的是被
他骂的人和他自己,没有胜利者。

——崔书君

爵士乐在中国,更多的是作为标榜,并没
有到蓬勃发展、全民皆兵的地步,貌似可持
续发展的爵士音乐节,其实还是小众的东西。

——陈灵伟

徐江 专栏
(今日客串)

陈灵伟 专栏
(今日客串)
vinchoice@gmail.com

一个也不放过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u/1404346467>

错位余秋雨不值得“同情”

继前段读错(其实只是读法和大众的相异)成语引起哗然之后,一向以通俗讨大众欢心的余秋雨,又因在央视青年歌手大赛上发了不太通俗的言论遭到抗议。事情的起因是有歌手在对“负荆请罪”进行借词之际,余秋雨在点评时自称不太喜欢用成语,并且不用形容词,因为“它会阻碍你的写作水平”。

很有意思,余秋雨点评时通过对歌手介绍自己的写作习惯,来推广某种写作上的常识,这一正常

的沟通和交流,最后却成了“用个人观点代表全国观众的观点”!持这种看法的观众,想必是些在思维方式上很特异和另类的人吧。这种逻辑或许以为:一个人只要站到电视机前,就不再有资格发出个人的声音了,他应该发出某种“群体”的声音。最好是成为长着另一副面孔的那质斌或罗京?

要说过去余秋雨的那些畅销散文中,有一些确实在某些理念和感情的抒写上有过误导读者的情况,但这一次,关于不用成语、不

用形容词的说法,他还真没误导观众。相反,他的这番议论还切切实实地贴近了莫泊桑、鲁迅、海明威等各国文豪都曾在不同场合论述过的写作的至理:一个高明的写作者,要尽可能地远离辞采,用自己的笔朴素地去呈现所要描述事物的本质。但可惜,这样的道理,除了写东西的人关心,一般人大约只会觉得费解,甚至会理解为是某作家个人的癖好。而既然你央视鼓励大家发短信互动,又有去年观众炮轰超女评委的玩儿法在

前,那么余秋雨的言论不管对还是不对,大家乱轰一通总还是可以的。因为此时你尤其不是作家,而仅仅是一个有着作家背景的评委——估计余秋雨开始可能没意识到这一点。

一个学者,或者说是写作的人,不好好在自家搞自己的本行,非要出来积极参加群体文艺活动,这样的人挨炮轰本不值得同情。毕竟,对于国人的理解力而言,做“公共知识分子”,首先意味的不是你要有杰出的个人见解,而是要具备讨

大众欢心的能力。余秋雨的文章讨大家欢心,于是大家就捧他当畅销书作家;得了鼓励的他,想进一步享受大家的追捧,于是欣然加入社会娱乐活动;可他在娱乐活动中自我感觉过于良好,有点过于个人主义和知识分子趣味,某些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众当然便有了意见,这才是问题的实质。公众人物和公众之间,永远存了个载舟覆舟的话题,也永远存了个媚俗与保有自我这两者间的火候问题。嘻嘻,余老师的个人见解,而是要具备讨

爵士周? 爵士秀!

刚刚过去的黄金周,上海举办了第三届上海国际爵士周。观看完上海的全程演出,对比过往两届,这次无疑是最为通俗流行的一次。人声爵士,是听惯流行音乐的听众最容易接受的爵士乐;四个晚上,三天是女声爵士,多多少少是对普罗听众的妥协,试图同时笼络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,自不免对这次的演出带来影响。

2006上海爵士周,除了塞琳娜·琼斯,其他的场次其实票房都不太好。闭幕式上的两支乐队,本来应该是本次爵士周的一大亮点,却被压缩成拼盘,是专业歌迷的损失;现场看到观众在演出过程中陆续离场,演出最后结束时,只剩下大概3成的观众,也可以见到大多数观众并不能理解锐意求新的欧洲爵士,可见演出方的无奈,确实也只能做成拼盘、做多点人声,至少票房上保险一点。但以人声作为妥协的卖点也未必能够让听众买账,慕“爵士”之名而来的普通听众,期待的也许只是诺拉·琼斯、戴安娜·克劳、塞琳娜·琼斯之类的华丽当红流行爵士女声和醉人老歌,对于其他名气不够的歌手也不感冒。

这次上海爵士周,没有中国乐手的参与,这也是没有办法的;因为近几年,能够有充分的实力与国际艺人同台演出的中国艺人,来来去去都只有北京的刘元及乐队、上海的Coco及乐队,正如崔健成为外国摇滚乐队必然的开场嘉宾,他们也是爵士观众习惯见熟的老面孔,无论在广州、上海、北京,观看爵士演出的,其实来来去去都是那些人,将他们放在爵士节演出的菜单上,毫无新意,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。

爵士乐在中国,更多的是作为标榜,并没有到蓬勃发展、全民皆兵的地步,貌似可持续发展的爵士音乐节,其实还是小众的东西。没有地方特色,反映不了世界爵士新风向,注定了中国的爵士节的发展阶段。上海(乃至中国的)爵士音乐节,离能够成为与国际著名爵士节抗衡的品牌还为时尚早,充其量只能是一个中国人的爵士周。革命远未成功,同志尚需努力。

叶倾城 专栏
(逢周六见报)

小崔唠事 <http://blog.qq.com/cuisj>

崔书君 专栏
(逢周六见报)

同是骂,窦唯与宋祖德结局迥异

“骂”应该算是粗暴的行为,是与“打”同一层面的。应该属于广义上的“武”,而不是“文”。而让人们把“骂”归到“文”的范畴之内,是因为文学圈、文化圈、文艺圈的人将其作为“武器”。

最让人们觉得“文”的骂,应该是李敖。但他的骂毕竟以正义感和理智感居多,所以不失他文豪的风范。接下来,比较出名的“骂”要算多年前的王朔骂金庸,那在当时是相当“流氓”的。可即使这样,那仍然没有脱离开文学的文化范畴,更没有恶毒的字眼儿。

要不是出现了一个叫宋祖德的人,谁也不会想到骂人还能骂到这种水平,这种层次,这种境界。而且他不但称自己是文艺圈的,还是文学圈的,是中国作协

员,那绝对是把骂赋予了充分的文的色彩。对宋的人品姑且不评,我是非常佩服他的思维和骂功的。那可真是蝎子把把毒(独)一份。可就是这样一个高手,可能也要对一个人甘拜下风。这个人就是频繁骂人,也频繁被网友骂的窦唯。

窦唯可比宋祖德“厉害”。宋祖德只是骂一些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人,窦唯专骂和自己有关的人,包括两个前妻及其相关的人。如果说宋的开骂只是他“名声”的开始,而窦唯的开骂,也许是他名声的结束。

不过对比一下,还是发现两者的不同。宋祖德从出道伊始,就火药味浓,而窦唯本来是非常低调的。宋祖德在骂别人时候从来都是笑容满面,镇定自若,可以看出早有准备,胜券在握。可是,窦唯却是异常激

动,难以抑制,浑身颤抖。是因为他功夫低,道行浅吗?不是的,那不是害怕,而是气愤。他被生活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,所有媒体把矛头指向他,能不愤怒吗?

可见,宋祖德是主动招惹媒体,而窦唯是被媒体招惹,是被动的。他是可恨的,也是可悲的,又是可怜的。所以,我们看宋祖德骂人的时候,看到的是娱乐。受伤的是被他骂的人,胜利的是宋祖德;而我们看窦唯骂人的时候,看到的是痛楚。受伤的是被他骂的人,还有他自己,没有胜利者。

同样道理,同样是骂人,骂了别人乐了自己与骂了别人伤了自己,是不同的性质。所以,我们对后者憎恶的同时,也该同情他。宋祖德雇人打自己,伤也是假的;窦唯打别人,也许伤得最重的是自己。

人是倾城字倾国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/qingcheng>

猜猜谁在看电视

朋友打电话来,正听见《大宋提刑官》的片尾曲:“千古悠悠,有多少冤魂嗟叹……”立刻准备赞颂我的孝心:“你陪阿姨看电视呢,这剧集,又有故事又有悬念,节奏又不紧不慢,正适合老太太。”我都没好意思说,其实是我,每天津津有味在追。

话说十几年前,是通讯基本靠吼,娱乐基本靠手;而斯时斯世,普通人的娱乐,最主要的也就是电

视。好的电视剧,无非就是“又有故事又有悬念又不紧不慢”的,饭后,心满意足赖在沙发上,就只能看点儿闲闲碎碎的生活片段:结婚、离婚、再婚,公公婆婆爸爸妈妈小姑子大伯子……全都感同身受,在生活中找得到相似的人和事。

谁不认识一两对《半路夫妻》,可能是远房长辈,或者是同单位的同事,也许自己就在做这么艰难的选择。看到人家的苦,自己情

不自禁就揪着心;人家有了好结局,自己的小心肝也怒放了很多花。

如果喜欢以悲情来洗漆,还有《哑巴新娘》。电视里,有太多沉默忍辱、有千言万语却不能诉说、默默作贤妻良母的妻子形象,前有琼瑶之《哑妻》,外国有《血染雪山红》,现在有了《哑巴新娘》。说穿了,干活不抱怨,是男人心目中的好太太形象;而有冤无处伸、有苦无处诉是很多女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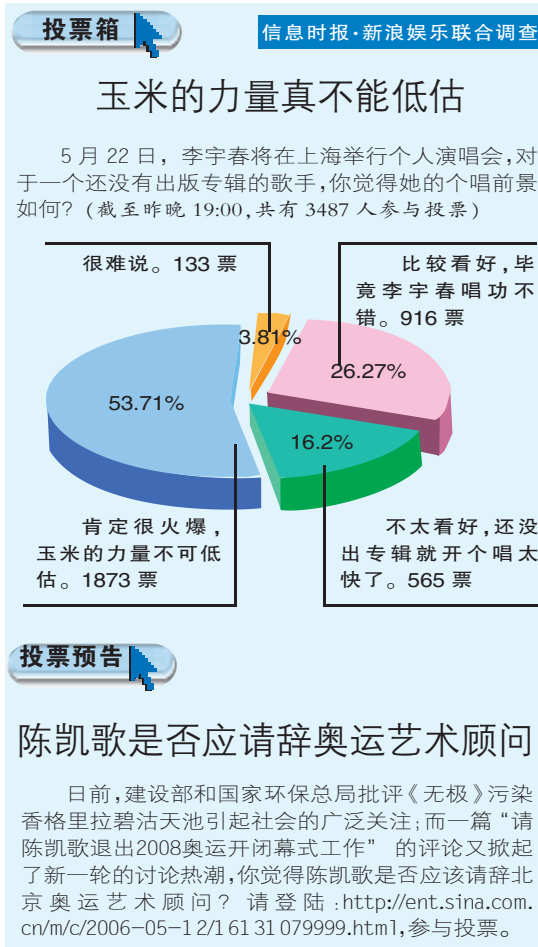
对自己立场的认识。所以,看了这部戏如果会流泪,那是因为戏里有自己的伤悲。

如果喜欢看高大全兼风流倜傥的男主人公,顺理成章把自己代进去过一把干瘾,看《亮剑》《汉武帝》;如果爱回忆一下那些激情岁月,看中国人重拍的《牛虻》《那里的黎明静悄悄》。

这些电视剧,也许滥,男女主角往往都入入中年,眼角有皱纹而眼中有内容。而生活被电视剧美化得像

一则洗衣粉广告,大家都周周正正、容光焕发地做家务,但好歹那些垢腻、那些吹出来暖暖的风是真的。你情不自禁受了感染。

所以,不用骂中国的电视剧难看,别老拿《六人行》或者《六尺之下》说事。各位弟弟妹妹,你们看电视吗?每个晚上,你们出去泡吧、泡妞、泡网的晚上,电视机前面的沙发上,坐着的不是咱们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吗?



本版所刊作品未经本
报许可,不得转载、摘编。
如欲转载、摘编,请
致电:020-34323036或
发电子邮件至
YYT@xxsb.com